

台灣山區傳教工作今昔談

以新竹教區尖石牧靈區為例

丁立偉¹

本文作者由尖石鄉的傳教歷史（1955~1975年）出發，研究何以此地的傳教工作仍相當成功、且目前仍是具有活力的教會團體的原因，並為本地教會的牧靈工作做了深度的剖析，最後並加上一小段親身參與當地牧靈工作後的感想。本文所展現的，在在都值得所有的傳教工作及牧靈人員參考與省思。

導言

住在中央山脈的原住民，直到十九世紀結束，他們都是自給自足的。他們很少離開部落和山區，依靠打獵和簡單的農業生活著（小米、蔬菜和地下莖類的植物）。

1895~1945年，日本殖民政府一步步地控制和組織所有中央山脈的地區，這個過程使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深的改變：日本殖民政府把很多高山的小部落，遷移到比較容易控制的地區；將每一地區組織化；勉強原住民從種小米改種稻米；利用很多原住民的伐木工人去砍伐森林；勉強年輕的原住民加入日本軍隊；同時也建立了很多講日語的國民小學校。

¹ 本文作者：丁立偉神父，新竹教區尖石天主堂主任司鐸。本文的完成特別感謝輔大神學院的五位學生，他們很慷慨的協助使我能順利寫以上之文章：保祿孝女會的朱弋學修女、鍾郁麗小姐、聖言會的孔律德修士、蔣婷華小姐、瑪利亞方濟修女會的謝明珠修女。

在這五十年間，日本人禁止漢人和外國傳教士進入所謂的「原住民保留區」。爲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有外來的傳教人員開始上山傳教。那時，對原住民的傳教工作大部分是由長老教會和天主教會在做。1945年，長老教會已在平地有很好的接觸，因此他們從1946年就開始派加拿大和蘇格蘭的傳教士上山。這些傳教士馬上培養了當地青年牧師。爲此，1955年左右，一些從中國大陸被趕出來的天主教傳教士上山傳教時，長老教會已有七、八年在那裡傳教的歷史了。

爲了解台灣西北部的泰雅族如何被天主教外來的傳教士所歸化，尖石鄉是個相當值得研究的傳教地區。爲何它是特別的呢？

首先，截至目前，尖石鄉天主教牧靈區還仍擁有很活躍的地方教會團體²。

其次，此傳教地區包括了兩個具有不同特色的地區。在西部的「前山」地區，有五個地勢較低、交通比較便利的大型村落。因爲很容易從新竹或竹東到達那裡，「前山」地區是比較早受到漢人文化的影響。東部的「後山」地區，是在高度1600公尺山口的後面，在那裡有十二個地勢較高的部落。因爲在那邊最近二十年才有道路，當地的百姓比較傳統，在家裡還是用母語溝通。

本文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尖石牧靈區的傳教歷史；第二部分，研究何以此地的傳教工作仍相當成功、且目前仍是具有活力的教會團體。

歷史的部分，將由1955年起，研究到1975年爲止。1955年是尖石鄉傳教歷史的開始；1975年是法國北部省耶穌會士單

² 當地如今，參加彌撒的比率仍是相當高的，並有不少的教友很慷慨地在教會內作些服務的工作，而且各地方的青年會也很活躍。

獨在那裡傳教的最後一年，之後開始有兩位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士加入。

為寫尖石的傳教歷史，我們應用了下列重要的原始材料：

1. 法國耶穌會傳教雜誌 *Chine-Madagascar* 歷年所累積編纂的信件和文章³；
2. 先後在尖石傳教地區從事傳道員職務者的分享：共有五位傳道員接受了我們的訪問；
3. 尖石鄉內四個堂區初期的〈聖洗紀錄簿〉⁴。

壹、尖石鄉傳教歷史的大過程

一、帶給外來傳教士相當大希望的開始（1955~1956）

1951~1953年，在中國大陸傳教的耶穌會外籍傳教士大部分都被中共驅逐出大陸。因為突然冒出這許多失業的傳教士，因此1953年耶穌會便接下負責新竹縣市的傳教工作。當時，這個新的傳教地區就被在大陸傳教的不同國籍傳教士所劃分，而由長久以來在河北獻縣教區服務的法國北部省耶穌會士分得了芎林鄉、橫山鄉和尖石鄉。

1953年，一位已經在河北鄉下服務二十年的法國北部省耶穌會士紀書年神父（Joseph Jaegy, 1908~1991），開始出任這個傳教區的院長。他首先決定在芎林鄉建立新的傳教中心，以便專門向務農的客家人傳教，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這些客家農民很難改變他們的傳統和民間宗教，且對天主教的道理沒多大興趣。兩年以後，紀神父發現尖石鄉的泰雅族原住民對新道理

³ 這些都是在當傳教的神父們親自蒐集的第一手資料。

⁴ 這四個堂區是：(1)尖石－那羅；(2)水田－嘉樂；(3)玉峰－石磊；(4)秀巒。

的興趣大得多，對歸依天主有較大的希望⁵。

我們可以從 1955 年 3 月 10 日，芎林的新院長和本堂紀神父所寫的信當中，來了解尖石傳教工作初期的背景⁶：

「最近，我們發現一個有很大希望的新傳教地區，就是尖石鄉。去年聖誕節的時候，有一位美國神父用四部大卡車帶給那邊住在山區的原住民許多天主教的救濟品⁷。過了幾天，三個尖石鄉原住民到竹東天主堂要求有傳教士去他們的部落講道理，但是竹東的神父們告訴他們應該去芎林找神父，因為尖石鄉是歸於芎林傳教區。他們到芎林找過我幾次，但我都不在。最後，在二月時，我自己申請了入山證到山上去訪問他們，在尖石部落我們碰見了鄉長，他向我們保證在尖石最少有 500 人會有希望在天主教會內受洗，他保證一定會幫助我們。現在已經有從尖石和水田來的三個男年輕人和三個女年輕人來到芎林接受傳道員的訓練。我祈求你們的祈禱，使我們的山上將會有優秀的本地使徒。」

紀神父很快地便全心投入此傳教地區，這使他過度的忙碌，並且沒有多餘的時間在芎林繼續傳教。1955 年 12 月 19 日，紀書年寫道⁸：

「七月時，我們在尖石鄉開了三個聚會所，每主日每個聚會所都有彌撒，這三個聚會所總共有 300~350 個慕道者。」

⁵ 參考 Fernando MATEOS, *China Jesuits in East-Asia. Starting from Zero: 1949~1957* (台北, 1995 年) 271~311 頁、(ad instar manuscripti)。

⁶ 紀書年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 1955 年 5 月, 9~91 頁。

⁷ 此天主教救濟品是由聯合國和美國，經由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分發給當時在台灣受苦的民衆。

⁸ 同上，1956 年 3 月，42 頁。

1956 年春天時，另一個在芎林服務的神父寫道⁹：

「我們已經有 2000 多位的慕道者，等於全鄉二分之一的入口（全鄉一共有 5000 左右的原住民）。我們已經開了十二個聚會所，事實上我們和尖石鄉的各部落都有接觸，而慕道者也繼續不斷地增加，雖然基督教有很大的力量和費用阻礙我們的傳教工作。紀神父身體非常好，心裡也很慷慨，但他真的沒辦法分開他自己去各地方服務，他很需要至少兩位神父去幫助他，並且需要有很多恩人能出資援助他。」

尖石鄉傳教史最初的二年，有時有其他在芎林服務的耶穌會士會來幫助紀神父，特別是穆啓華神父（Jean Motte, +1970），但是他們的臨時幫助，沒辦法答覆越來越大的需要。那時，真正能幫助紀神父作傳教工作的，就是一些佼佼者的男女青少年。他首先派他們去外面受訓幾個禮拜，青少年是在芎林天主堂受訓，有一位漢人的傳道員給他們解釋《要理大全》¹⁰的內容。那時，他們應該一條條地背這些「要理問答」。青少女是在竹北仁慈聖母傳教會的修女院受到一樣的訓練。那邊的修女也教她們如何做幼稚園的工作。這些本地的男女青少年和他們的長輩不同，他們都能講很流利的國語，這對紀神父的傳教工作有很大的幫助。

這些很年輕的傳道員，陪紀神父去後山的各部落傳教。每天晚上，他們聚集部落的人來參加包括三階段的晚會：第一階段是道理課程（那時紀神父常用幻燈片來講道理）；第二階段

⁹ Eugène KAMMERER SJ 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 1956 年 3 月，78 頁。

¹⁰ 《要理大全》是 1924 年在上海由第一次中國天主教會議所決定的，是天主教會傳教的基礎。

是公唸玫瑰經或其他的吟詠祈禱；第三階段是感恩祭。晚會完，青年傳道員都是在百姓的家中吃飯和睡覺。第二天，他們跟紀神父繼續走路到另一個部落。走路時，他們一起唸玫瑰經，特別為外教人的歸化和煉靈祈禱。在前山三個最大的聚會所（尖石、水田、那羅），年輕女孩的傳道員也同時幫助神父領導托兒所，並且負責分發救濟品。

當時負責幫忙的兩個年輕傳道員，現在已是祖父母了，他們被訪問時分享說¹¹：

「為我們的傳教工作，神父給我們單薄的薪水，這已使我們很高興了，因為那時我們的家都很窮，但不是這薪水吸引我們幫助神父，最吸引我們的是有機會學習新的東西，並作一些很有意義的事。而這也是個好機會每週有幾天離開家裡去新的部落和認識新的朋友。」

「我們開始幫助神父在不同部落安排晚會。最先，人來是給我們面子，因為我們在尖石分發救濟品，但慢慢的，有一些人開始對天主教的道理有興趣，特別是因為天主教與泰雅族的傳統有不少相同的因素，例如：倫理方面。過了幾個月，已有不少全家要求準備領洗。」

剛開始的前兩年，慕道者越來越多。雖然如此，紀神父仍用足夠的時間培養他們的信仰。尖石的傳教工作，由1955年的春天開始，而第一批領洗的慕道者，是一年半以後。1956年6月29日，有150位慕道者在水田領洗¹²，這一天，就是水田聚會所的主保日（聖伯多祿），而這些新的天主教徒，將來都成

¹¹ 葉龍華〔Kinjiang-Tali〕和陳秀蓮〔Kimy-Nomin〕兩人的訪問記錄。

¹² 在1956年6月29日之前的領洗有二個例外：第一個例外是紀神父先後給18個有生命危險的嬰兒領洗；第二個例外是在1955年10月1日有陳瑞芳〔Akit-Nomin〕領洗（紀神父在沒房子住以前住在他家，而且他是神父的第一位傳道員）。

爲水田最活躍的教友家庭。從那時直到現在，水田一直是尖石最活躍且是最大的天主教團體，水田也是目前台灣全泰雅地區唯一有 95% 的人口是天主教徒的部落¹³：

「那時，有不少的新教友是脫離自當地的長老教會。他們那麼快歸於天主教會的理由，不只是由於紀神父的救濟品，更是因爲 1955 年在尖石鄉部落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雲雪山先生很公開地鼓勵大家皈依天主教會，並且很清楚地解釋基督教是從天主教會分離出來的反抗派。這樣的看法，給水田大部分的家長很大的影響，那時只剩下住在部落高處最熱心的長老教會家庭，保留了他們原有的長老教會信仰。」

二、黃金年：將近 700 位慕道者受洗（1957）

1957 年，是台灣天主教歷史上領洗人數最多的一年，這就是在台灣所謂「傳教奇蹟」的高峰¹⁴。爲尖石牧靈區而言，這年是整個高峰，共有 691 人受洗，分別爲 258 位嬰兒、91 位小孩、54 位青少年、288 位成年受洗，其中大都屬家庭團體的皈依。這些慕道者散佈在尖石鄉的各部落，他們都在大節日受洗，比如：主顯節、復活節、聖保祿伯多祿節、聖母升天、聖誕節等。領洗前，神父自己首先給每位慕道者測驗考試，肯定是否會背誦天主教信仰之基本道理，內容包含：天主經、信經、聖母經、懺悔經、十誡、聖教四規¹⁵等。

¹³ 見葉龍華〔Kinjiang-Tali〕的訪問記錄。

¹⁴ 1957 年有 30,066 台灣人在天主教會領洗（一半以上的新教友是原住民），參考 Hollington K. TONG, *Christianity in Taiwan: a History*, (台北, 1961), 221 頁。

¹⁵ 聖教四規：1. 凡主日及總罷工瞻禮之日該望全彌撒；2. 遵守聖教所規定之大小齋期；3. 該妥善告解並善領聖體至少每年一次；4. 當盡力幫

除了男女青少年傳道員之外，現在也有一些年輕的家長開始幫忙傳道¹⁶。紀書年神父很清楚知道，初期傳道員之工作效率有限，他並且深知新的慕道者信仰尚未深入：

「我們在尖石所訓練的傳道員相當懶惰並不穩定，因此我們傳教工作做得不夠快。但是我們不要求太多，因為天主給予本地人很單純的本性。¹⁷」

「尖石傳道員數目還是太少，他們並太匆忙地接受訓練。我們現在很需要去加強、堅定，並擴大我們已做過的工作。特別是因各地方有很熱心的基督教從事牧靈工作，他們已比我們早八年進入此山上傳道，並用很多力氣去阻礙當地百姓加入唯一之聖教會。¹⁸」

1957年，尖石牧靈傳教區有兩大重要事件發生：其一為6月7日本地主教首次牧靈探訪¹⁹；那天，他給113人付堅振聖事，並且公開宣佈紀書年神父為尖石地區之本堂主任神父²⁰。

其二，過了一兩個月之後，金若望神父（René Kisgen）被派遣至水田聚會所擔任第一任本堂神父。金神父（1919~1998）是法國東北部鐵路工人兒子，青少年時參加了天主教職工青年團體（JOC），這給了他很大的影響。很快地，他牧靈的焦點

助教會之經費。見《教友日常經文》（台北：光啓，1958），78頁。

¹⁶ 例如：在石磊的 Masaw；在田埔的 Pasang；在新光的 Tengan 與 Usong 兩兄弟。

¹⁷ 紀書年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1958年3月，44~45頁。

¹⁸ Eugène KAMMERER SJ 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1957年1月，10~12頁。

¹⁹ 此時新竹縣尚屬台北教區，總主教郭若石是主徒會會士。

²⁰ 當年3月3日，郭若石總主教在秀林落成新天主堂時已為首批25位尖石教友付堅振。那時紀書年神父是秀林本堂主任。當年7月31日廖迺邇神父（Henri Réal，+1996）受任命為秀林天主堂主任。

集中在青少年與兒童的培育工作上。為吸引他們，他安排各種課外活動，例如：夜間輔導課、歌詠團、運動比賽、播放電影或幻燈片、話劇團。他特別建立了體操隊，去吸引愛上山打獵或釣魚而不喜愛上教會之男青少年，而此隊伍很快便在新竹成名，且至各地表演。跟紀書年神父一樣，金神父使用較有能力的青年男女來為小孩、青少年從事牧靈傳教工作，但這些青年們純屬義務工作。事實上，金神父是根據天主教職工青年團體之精神，鼓勵優秀義工青年去帶動、吸引其他青少年。

三、建蓋堂區、修院、宿舍（1958~1964）

1958~1964年，就是建蓋堂區房舍的年代，兩位神父們繼續不斷在各地蓋教堂與其他樓房。1958年6月29日，金神父在水田落成全尖石鄉的第一個教堂（聖伯多祿堂），此屬水泥製造的²¹：

「本堂擁有一座固定小聖堂，九公尺寬，是屬於兩個樑區之房間、三個樑區之活動室，所以可使聖堂擴大成活動間、大聖堂。另兩個樑區為神父辦公室、倉庫、臥室等。」

1961年10月15日，是尖石部落尖石大教堂的落成。剛成立的新竹教區杜主教前來祝聖新教堂²²：

「尖石露德聖母堂是用水泥製作的，有九公尺寬，十五公尺長，此夠大做一般主日用。在大節日時，可打開大門使教堂成為廿五公尺長，而門後之大活動間，是用來作托兒所。教堂位於尖石部落之中心，所有通往後山之人（漢人、原住民）路過，皆可看到很大的十字架。我們主教來

²¹ 金若望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1958年9月，111頁。

²² 廖迺邇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1961年11~12月，153~154頁。

尖石祝聖新教堂，同時他也給 250 位教友領受堅振聖事。」

1963 年 7 月 10 日，是秀巒天主堂的落成，此聖堂是用當地很漂亮的大石頭蓋的。1964 年，金若望神父用水泥蓋嘉樂天主堂。在其他部落，是教友們自己用木頭或豁柴泥來蓋屬於自己的聖堂。1962 年，他們陸續蓋好新光聖若望堂、田埔聖彌格爾堂、石磊聖依納爵堂和玉峰聖若瑟堂。只有一個重要的那羅團體，一直到 1968 年才建立他們的聖堂（聖方濟沙勿略堂），是間用水泥蓋的漂亮大教堂，之前都是租用教友家庭的大房間來聚會的。

兩位神父不單是建立教堂與分堂，同時也陸續不斷地蓋房屋來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比如 1963 年，金神父在水田蓋很大的禮堂做為青少年與小孩的活動中心，並提供給社區使用。紀書年神父繼續不斷的擴大尖石傳教區中心。1963 年 6 月 19 日寫信說到²³：

「我趕快結束初中男生宿舍與傳道員辦公室，明年我打算建立將來到尖石服務的肋傷修女會所需要的房屋。我已經買好了土地並已畫好了房屋設計圖。本工程會有三部分：首先托兒所、婦女裁縫教室與女生宿舍；後來是診所與小醫院；最後是修女院。」

肋傷修女會於 1961 年從義大利來到台灣，是由芎林尖石傳教區院長廖迺邇神父請求來此服務。1962 年 7 月，她們的首座修女院在九讚頭落成。九讚頭距離尖石部落只有 8 公里，因此從那時起，每天有三位修女到尖石服務。一年過後，修女們搬至尖石修女院居住。紀書年神父計畫給她們從事下列工作²⁴：

²³ 紀書年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 1963 年 10~11 月，80~81 頁。

²⁴ 同上。

「我計畫讓她們負責尖石傳教中心的托兒所、女生宿舍、婦女裁縫教室與女傳道員訓練。」

1958~1963 年，尖石神父們繼續不斷地在各部落給青少年、成年人領洗（每年約 50~80 人），同時每年給 100~120 位嬰兒和小孩受洗。這些人大都屬於 1957 年的家庭皈依模式（祖父母、父母、小孩在同一天或數月之後皈依領洗）。至 1963 年底，尖石傳教區之教友數目超過 2000 人，差不多佔全鄉原住民人口的五分之二²⁵，此比例一直到今日無重大改變。1964 年底，尖石鄉擁有 2164 位天主教友；2000 年底，有 2272 位教友，其中 573 教友在尖石—那羅堂區，水田—嘉樂堂區有 761 位，玉峰—石磊堂區 284 位，秀巒堂區 654 位教友²⁶。

四、新一代傳道員幫忙加強新教友團體之信仰與靈修生活 (1965~1975)

給很多人領洗是一件事，加強新教友團體信仰是另外一件事。1965 年後，有新一代滿有活力與創造力之優秀傳道員，開始幫助尖石神父們帶動新教友團體。這新一代的傳道員是在關西鎮耶穌會開的新傳道員接受訓練（關西離尖石只有二十公里路程）。

關西鎮的「磊質傳道學校」，是在 1961 年被建立。本學

²⁵ 四十年以來尖石人口沒有重大改變，本鄉繼續不斷擁有 7000 左右的人口，其中原住民佔 85% 大約 5400 人；漢人有 1600 人左右（且大多屬客家人）。

²⁶ 在台灣的經濟發展時代很多原住民鄉鎮流失了不少人口，當時為尖石是個例外。有兩個重要理由：一為前山之部落距離新竹縣工業區相當近（例如竹東鎮、竹北鎮與新竹科學園區）容易找到工作機會；二為後山有新的農經發展機會，例如水果園、有機蔬菜園、民宿村等，此使很多家庭不需外移搬遷。故此讓我們了解尖石牧靈區目前仍保有活力之重要因素。

校之培育課程是一年的時間，分兩個學期，各四個月的課程。課程內容不但包含理論方面的課程，如基本道理、聖經課、教會歷史、信理、基督宗教倫理、聖事等；也包含其他學習較具體的某些技術，例如講道、書信寫作、禮儀帶動、音樂、繪圖等學科。除此之外，學校也很重視各傳道員靈修生活的培養與成長：每天有共同的早晚禱，每個學生每天早上有 20 分鐘默禱，再參加彌撒，定期要去看神師做個別談話，每個星期應告解，每個月大家參加小避靜等²⁷。

「磊質傳道學校」的培育，帶給為金若望、紀書年、顧維廉²⁸三位神父服務的新一代傳教員很大的影響。當中有兩位與我們分享他們的工作經驗。一位是官錦生先生，他長期負責秀巒堂區牧靈工作。另一位是田盛吉先生，他是長期負責玉峰石磊堂區的牧靈工作。官錦生先生與田盛吉先生說²⁹：

「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尖石鄉有百分之八十多的原住民已經受過洗了；一半是加入長老教會，另一半是加入天主教會。為此，服務的 30 年內，我們培養很少慕道者。我們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強已經領過洗的不同年代的教友之信仰。為了加強成人的信仰，我們安排下列活動：我們在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彌撒之前，給他們一小時的道理課；在每個部落，每星期有一個晚上我們安排家庭祈禱，目的是幫助教友多了解如何把信仰與平日的的生活聯合起來；每

²⁷ 見《磊質傳道學校》，（關西，1966），3、12、68 等頁。

²⁸ 顧維廉神父（François Le Gouvello，1911~1997）是 1964 年被派遣到尖石當秀巒首先之本堂主任。那時新建立的秀巒瑪利亞天主之母堂區也包含新光、田埔、錦路與養老分堂。顧神父當本堂一直到 1976 年，那時接任本堂的是西班牙籍的耶穌會宋恆毅神父（Aquilino Miguez）。

²⁹ 官錦生（Piling-Wupar）與田盛吉（Mori-Sulu）的訪談記錄。

一年的降臨期與四旬期時，在各堂區我們領導一天的教友沉默避靜。爲了加強青少年的信仰，我們安排下列活動：每星期二晚上有專門爲青年的不同的活動，含練習聖歌、福音講授、輔導課、電影欣賞等；我們每一年一次寒假時也安排三天期的冬令營來聚集五峰鄉與尖石鄉的青少年。爲了加強小朋友的信仰，我們安排下列活動：每星期在大部分的部落，我們都會舉行兒童道理班；暑假時，我們在各堂區舉辦專門爲小朋友的活動，這些含有道理班、課業輔導與其他休閒活動，每年由台大天主教總學會的同學來幫忙領導。」

由 1965~1975 年的領洗統計，來印證那兩位傳道員所分享的。在這十年內，成人與青少年的領洗相當少：每一年沒有超過 15 個人，除了 1965 與 1970 這兩年例外，那兩年各 30 人領洗。可以說，那時的尖石教會已被建立，爲此大部分的領洗者都是嬰兒：每年有 60~100 人。

訪問當時的傳道員，爲什麼雖然他們吸引新教友的不多，還是繼續留下做傳道員工作 30 年。他們指出以下幾個因素：他們可以繼續留在關西傳道員學校，學習個人祈禱生活；每個月可以收到足夠家庭生活的薪水，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而能專心工作；他們的老板—神父，對他們的信賴，給他們很大的發揮空間；教友與神父不斷給他們鼓勵。

1965~1975 年時，尖石各部落教友團體，大多繼續保持自己信仰的活力。但是有三個地方除外：馬胎部落、梅花部落與尖石傳教中心。前兩個部落有不少家庭到基督教團體去。梅花是有一個很有活力的基督教長老會吸引他們；馬胎是真耶穌教會吸引他們。這很可能是因爲梅花與馬胎兩部落沒有固定的聖堂。

尖石傳教中心的大教堂與所有的樓房，於 1972 年 8 月 16

日被貝蒂颱風完全毀滅，那時尖石堂區的中心被遷到那羅部落。那時，肋傷會修女也把他們托兒所與社會福利工作搬到那羅社區天主堂³⁰。

貳、反省尖石鄉傳教工作

一、本區傳教工作幾乎沒有受到梵二大公會議的影響

尖石的重要傳教時期，剛好是在梵二大公會議的前十年，爲此，尖石的傳教工作幾乎沒有受到梵二新精神的影響。特別是在宗教生活的本土化方面，或者是在建立堂區教友參與領導堂區的組織（例：傳協會）上，以及推行合一運動方面。連在梵二大公會議以後，本大公會議對尖石傳教區工作都沒有很大的影響。理由是因爲尖石傳教區的牧靈工作人員（含神父、修女、傳道員）都是在 1965 年前受培育的。

我們可以從兩個幅度來觀察這事實。在宗教生活方面：禮儀、聖堂建築、佈置，一直都沒有泰雅族文化的因素；沒有傳協會；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不會發生任何的關係。在信仰內容方面：對天主與倫理生活的觀念，大多數的教友還是受舊要理問答的影響，認爲上主報賞服從天主十誡與聖教會四規的教友，處罰其他的，特別處罰拒絕認錯與拒絕回頭的人等。

雖然如此，在尖石傳教的神父並非完全忽略本土化的需要。但是他們所推行的本土化，是緩慢的，並且不很熟練。譬如 1982 年紀神父很高興的寫著³¹：

³⁰ 見 *Chine-Madagascar*, 1972 年 12 月, 15~19 頁。從 1972 一直到現在那羅托兒所與其他社會福利工作負責人都是趙秀容修女 (Sr. Elena Pia Frongia, MSC)。

³¹ 紀書年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 1982 年 12 月~1983 年 1 月, 9 頁。

「還未皈依基督宗教之前，這裡的原住民都是萬物有靈的信奉者，他們那時每年八月，習慣上有一個特別的禮儀來感謝他們祖靈，為他們農作物的收成。我們把這風俗基督化了。在每一年聖母升天節日，神父彌撒時降福教友所帶到教堂奉獻的收穫：小米、香菇、蔬菜、水果等。」

金神父也是推行一種本位化，但是他的本位化就是漢化。這使本地傳道員很難接受，但是那時他們不敢說話³²：

「金神父慢慢地的主日彌撒和所有的葬禮，加一些和我們的文化完全沒有關係的漢族風俗，例如上香或敬拜祖先牌位。這樣的禮儀漢化，是我們很難接受的，但是我們很尊重神父，所以一直不敢跟他說。1985年，他在水田蓋一座很漂亮的大教堂，但是我們都不太喜歡，因為它很像漢人的廟。」

另外一點，使耶穌會不能不認錯，也就是他們在尖石很熱心地推行蔣總統的漢化政策，因而忽略了保有原住民母語的重要性：

「紀神父與金神父都聽得懂泰雅族話，但是一直都不講我們的母語。他們自己認為，把原住民青少年漢化，是可以提高原住民在社會階級的唯一方法。為此，他們一方面很鼓勵青少年們加強他們的國語能力，另一方面強調保留原住民母語不是很有用的，並不是有希望的。」

事實上，尖石的神父們那時完全服從當時從大陸來的天主教主教們的看法，而就是推行國民黨漢化政策。可以說，那時的神父們相信那麼做，為當時很貧窮而教育很低的原住民是很好的一件事。

³² 官錦生（Piling-Wupar）與田盛吉（Mori-Sulu）語錄。

二、傳教工作的核心就是青年們的培育與帶動

紀神父開始傳教時，利用天主教的救濟品來吸引尖石的百姓參加傳教聚會，並且這樣也真的幫助一些貧窮的原住民家庭。但是很快地，天主教的救濟品在他的傳教工作上，就已經不佔很重要的地位了。可以說，救濟品只是初期吸引人的一種「餌」。事實上，紀神父傳教工作的重要方式，就是培養當地的男女青少年，並且重用他們的能力和活力來協助傳教工作。

以上我們看過了紀神父如何運用佼佼者的本地青少年，來做他初期傳教工作的重要助手。這種傳教方式有很多的好處。首先，這些男女青少年都具有國語能力，而當時這種語言是外來傳教士唯一能溝通的語言。這些受到培育的青少年，比其他人更能開放去學習外來世界的事。此外，當時受過教育之青少年都很受長輩們的看重，因為長輩們從來沒有達到這麼高的教育程度。

除了培育青少年男女傳教員之外，紀神父也很看重在尖石新國中旁邊他所建立的男國中生宿舍。這宿舍的目的，不但是讓後山比較貧窮的男青少年能繼續讀書，也是讓這些青年能在小團體生活中，學習如何活出福音來。

金神父更強調青少年牧靈的重要性。以上我們談到他如何安排各種活動，去吸引他們來參加教會的生活，例如：體操隊、聖詠團、欣賞電影、聖經故事表演等。他同時培養最優秀的青少年，領導為小孩子安排專門的活動，例如：課業輔導、兒童道理班、運動比賽等。有關這些活動，有一位傳教員如此分享³³：

「金神父專門組成青少年的小隊，去河邊或部落小孩子喜歡玩的地方，尋找不想參加堂區活動的小孩，帶回教

³³ 同上。

堂，然後神父用小皮鞭，在大家的面前把每一個被找到的小孩處罰，之後大部分的小孩再也不敢不參加活動了。雖然目前有少數教友對神父這種過去的處罰方式，內心還有一點抱怨，大部分的教友對神父過去給予他們相當嚴厲的教訓方式，所留的回憶內心都存著感激。那時候，我們第二個家不是學校，而是教會。」

一句話，綜合神父的看法³⁴：

「我專門培養堂區內的每一個青年，希望他們將一輩子能做優秀的基督徒。」

尖石神父們對青年牧靈工作的看重，也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克服那時已經存在山上很普遍的酗酒問題。經過他們專門為青年所安排的活動，神父們很渴望幫助青年避免長輩們的酗酒問題³⁵：

「原住民的生活相當苦，因此不少人染上喝酒的習慣，但是從傳教工作開始以來，酗酒問題似乎有些許改進，我相信年輕一代因為生活水準的進步，不會那麼容易沾染酗酒。原住民好像小孩子一樣，他們在某些方面很軟弱，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有很可愛的優點，例如：他們很慷慨地招待與關懷近人，他們也渴望學習新的東西，他們擅長歌舞。他們基本上沒有漢人的恆心與穩定，這為我們在山上服務的神父是重大的阻力。為此，人需要不斷地給予鼓勵、支持。」

尖石神父們不但用很多的心血在山區培養青年，他們也派不少的青少年到新竹、新埔與台北的天主教中學或職業學校就

³⁴ 金若望神父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1963 年 3~4 月，53 頁。

³⁵ 范賓神父（René FABY, SJ）的一封信，見 *Chine-Madagascar*，1962 年 1~2 月，11~16 頁。

學，並且為他們支付大部分的學費。義大利來的肋傷會修女們，對小孩與青少年的培養也有相當的貢獻，因為他們開辦幼稚園、婦女縫紉班、女國中生宿舍等。

天主教會在尖石所做的培育工作，使目前尖石鄉不同年代的天主教信徒，與教會有很親密的感情，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還有不少尖石的年輕家長們，會很主動地鼓勵他們的子女參與教會的各種活動。

三、培養優秀的本地傳道員專門去加強教友的靈修生活與信仰培育

尖石鄉傳教初期史的另一特色，就是神父們很看重已經領過洗之教友的進修，因為知道他們的靈修生活與信仰認識還是很膚淺，耶穌會培養優秀的傳道員，他們不但對道理有相當好的認識，也有相當深的靈修生活，以及足夠的創造力與帶動能力。這樣的助手，使神父們的工作容易多了。這個傳道員的培育工作，有兩個重要方向，加強教友對道理的認識，同時也加強他們個人的靈修生活。

金若望神父比紀書年神父更看重教友們的靈修生活與信仰培育，理由是，對他來說，這是最好的方式讓教友們從「社會性的皈依」³⁶，過渡到「個人性內在化的皈依」³⁷。

四、教會就是一個溫暖的家

有人常常自問，為什麼有那麼多山區的地方，在起初的1955~1965年之間，有非常多人皈依天主教，但是後來有不少的家庭離開，去加入不同的基督教會。人們常用救濟品發放的

³⁶ 我是基督徒，因為我的家族與部落的人都是基督徒。

³⁷ 我的基督信仰是我的生活磐石，因為它更賦予我生活的意義。

結束，來解釋這個現象，但這是太片面的說詞。因為目前在山區的某些地方，還存在非常有活力的天主教團體，例如在台中教區以前瑪利諾神父們負責的布農族地區，目前還是很活潑，且是年輕人佔多數的教會團體，並且產生不少本地的聖召。

這些團體能繼續不斷地保留他們的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好像是因為有牧靈工作人員³⁸常駐留在他們的部落裏面，並且有很多時間以溫暖的方式接觸他們，特別是婦女、青少年與小孩子，使他們感覺到教會是一個溫暖的家。相反的，在沒有牧靈人員常駐的社區，而只有一個神父在主日時，才去做彌撒的地方（或傳道員主持聖道禮儀），導致了很多家庭被其他更有活力與溫暖的基督教團體吸引而離去。

從開始一直到現在，尖石有四個重要地方，有神父們或修女們繼續不斷地常駐：前山的尖石、那羅、水田三個教堂，與後山的秀巒天主堂。這事實，也是目前不少尖石教友與教會的感情與聯繫特別好的一個理由。現在為尖石大部分的信徒而言，教會就是他們的第二個家，他們常常喜歡去聖堂，與神父、修女或傳道員聊天，找到一些支持、鼓勵或輔導。他們知道他們在那邊隨時會被招待、接納，即使是連他們喝醉了或衣服髒亂時。

此外，尖石四個重要的大教堂，不只在主日早上因為有彌撒才開門，而是天天有不同的活動的場所，例如：托兒所、原住民委員會輔助的兒童與青年的課業輔導、各種善會的開會、診所、互助合作社、國中生宿舍、兒童道理班或慕道班等。

結 論

尖石天主教各堂區團體目前具有活力的理由，根本不是因

³⁸ 不論是神父、修女或是傳道員。

爲受到梵二精神的影響，因爲在尖石傳教的法國耶穌會神父們，都是 1965 年之前受到培育便開始做牧靈工作的。爲此，他們一輩子都不太重視宗教禮儀的本土化、合一運動，或建立傳協協會等。各堂區團體目前具有活力的理由，也不是因爲本團體孕育出本地聖召。長久以來，尖石牧靈區都沒有造就一個成功的本地司鐸或修女聖召。

尖石天主教各堂區團體目前具有活力的重要理由，是以前尖石神父們很看重下列的牧靈優先：

第一，金神父與紀神父都很看重道理培育和個人靈修生活的培養，特別是青少年與小孩子。這是因爲他們很希望原來相當社會性的皈依，能夠轉化成個人內在化的皈依。

第二，他們也繼續不斷地努力，使聖堂越來越成爲教友們常喜歡去的溫暖的家。

最後，他們也依靠本地具有良好培育的及內在靈修生活的本地傳道員，去培養與帶動本地教友團體。他們並且給這些本地牧靈工作人員適當的薪水與足夠的自由，以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去牧養團體。

尖石鄉天主教傳教士的反省，使我們能「指出」一些有關原住民未來工作的專題來做結論：

1. 我們是不是因爲目前太看重都市的牧靈生活，而忽略了山區教會團體的基本需要，例如優秀的牧靈帶動，與能常駐在部落的牧靈工作人員，無論是神父、修女或優秀的本地傳道員？
2. 由於在山上還有不少的弱勢者（如弱小家庭、酗酒者³⁹、

³⁹ 根據台大醫學院 1993 年統計住在山區的泰雅族成人中 46%是有酗酒問題、42%布農、38%阿美等。鄭元慶，〈原住民的飲酒問題〉，見鄭元慶等編著，《台灣原住民文化》II，台北，135~147 頁。

寂寞老人家、病人、殘障朋友等），台灣教會是否需要繼續看重山區牧靈工作，以便建立更有正義的社會，而如此讓教外人看到我們是跟社會弱勢同在的團體？

3. 目前越來越多的牧靈工作人員，看重本地文化與語言的保留。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牧靈方向，因為它使少數民族更有自尊與自信。但是我們是否有時把所謂「本位化」的工作，只是局限在禮儀或教會藝術的層面上，而忽略了本位化過程的最終目標，就是把福音的精神植入人的心中？目前福音之精神，是否真的能影響原住民的家庭生活、教育單位、政治圈、環保觀念等？
4. 最近二十年，有不少的原住民家庭長期不再參加教會團體生活，特別是遷移到大都市的原住民，或中高階層生活的原住民。他們放棄教會生活，是不是因為他們過去的皈依基本上只在社會性的層面而已，而不夠深入到個人內在的幅度？
5. 我們的堂區是否足夠成為吸引小孩、青少年與中年人的溫暖之家？又是否付出了足夠的力量來參與原住民小孩和青少年的培養工作？
6. 近來不少在外生活之原住民家庭，因為碰到事業問題，便開倒車返鄉了。同時，今年台灣加入 WTO 組織，使不少山區農業產品將會越來越難賣出去。我們山區教會團體面對這些實況，將會做什麼支持以推行一些經濟結構（如：有機蔬果、精製農產、環保觀光農業莊等），使原住民家庭能在山區繼續生活下去？

附言：親身參與的感想

四年前接任尖石牧靈工作時，本人相當擔心因為知道梵二

大公會議的某些重要因素，還沒有足夠去影響當地四個堂區的天主教團體生活，例如：過去神父們還沒有組織建立堂區傳協會；信仰培育之內容與方法還是很傳統；禮儀很缺乏當地味道；天主教會與其他基督教團體之互動很有限；信徒對當地的弱小者之關懷也有限。

不過，這段時間下來，我慢慢發現到當地教友團體的優點，例如：各年齡層都有不少的信徒擁有相當堅固的靈修生活；他們對教會組織與各種牧靈工作人員，有良好的感情；此外，尖石牧靈區擁有蠻慷慨，又蠻有創造力，而且相當開放之本地傳道員。

這些優點，使尖石牧靈區的教友們跟新建立之牧靈團（本團包含所有在尖石服務之傳道員、修女、神父），能一起在四年內做蠻好的進步。包含下列各方面：組織、建立各堂區之傳協會（各新傳協會幹部大多數是 35~45 歲之中年教友）；改善與近代化信仰培育之內容與方法；跟其他泰雅地區之天主教團體開始一起考慮如何更能本地化禮儀生活；多接觸尖石各部落之長老教會弟兄姊妹，跟他們合作來改善社區環境，並一起推動各種環保運動；多去關懷各部落的弱小者（含弱小家庭、寂寞老人家、病人與殘障朋友），讓他們能夠感覺到他們都是耶穌情愛之寶貝等等。

尖石天主教團體的服務工作，還是缺乏熟練，也不完美。不過我們可以肯定一件事：老一代的神父在尖石所建立的信仰團體，實有良好的基礎。